



藝術天地

### 趙之境水墨個展30日開幕

趙志軍 (畫家、設計) 2025年10月30日,「境:趙之境水墨藝術展」將在「境·美術館」舉辦,「境」具有多重含義,和我的名字「之境」相符,也和美術館同名,既指向外在環境,也關乎內心境界。

本次展覽共展出40餘件作品,分為3個主題部分,將通過圖像和文本的形式系統呈現我從早期至今的藝術演進過程。展覽的第一章節為《大地之歌》,展出的是我對故鄉和三江之源的追尋,和對這片土地承載的文明記憶的描繪。這種對土地的感知,起始於我從小生活的遊牧和農耕文化交融的環境。從而創作出《匯聚》、《天問·源》這些作品。對我來說,遠山和河流不只是風景,它們更像是文明寫下的動人詩篇。

展覽的第二個章節為《行吟蒼穹》,每當我凝望星空,總會想起這句話。「逝者如斯夫,不捨晝夜。」相較於大地上萬物的變遷,蒼穹彷彿成了亘古不變的坐標——正如「今月曾經照古人」。我近年來創作了一系列以《逝者如斯夫》為題的作品,其中有萬千星河,也有生命圖騰。它們在我筆下的宇宙中迴旋,彷彿含有某種造物初始的力量。而記憶裏草原上的那片星空,始終是我哲思的起點,也推動着我走向新一輪的藝術實驗。

在第三章,呈現給觀眾的是《色的詩章》,可以說,我把故

鄉的色彩生命,融入了每一處生活觀察與風景描繪,也在展覽的這一部分得以充分的體現。我對紅色的執着、對綠色的癡情,都源自家鄉土地上流淌的色彩。由於師範求學與教學的經歷,我成為了藝術創作的多面手。從草原到北京,再從北京到香港,我的寫生足跡遍布南北,這一路走來,藝術早已成為我的日常,而日常,也成了我的藝術。

藝術之於我,是生命的延伸,是超越時間的對話。此次在「境·美術館」的展覽,不僅是我創作生涯的一次回顧,更是一場以水墨為媒介,與空間、與觀者共同創造的「心境」體驗。誠摯邀請讀者,於秋日伊始,步入這片由筆墨與哲思構築的場域,一同感受從大地到蒼穹、從亘古到當下的藝術之旅。



「境: 趙之境水墨藝術展」展覽海報。 作者供圖



舊夢難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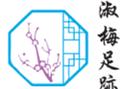
### 漫畫大師和路迪士尼

沈西城 從未見過迪士尼創辦人和路迪士尼(Walt Disney),可他永遠活在我心中。

小朋友都喜歡看卡通,上世紀七十年代我也是個小孩子,自不能免俗。家居附近有都城戲院,偶然會放映卡通,和路迪士尼是首選。唐老鴨、米妮、米奇老鼠,我看得手舞足蹈,看完又看。糖水道轉角處的亨利士多,有售米奇老鼠公仔,十條雪條棒換一個,換了一個,捧回家中,置於枕頭邊,晚上伴我睡,我跟老鼠做了親密朋友。

米奇老鼠之父和路迪士尼,美國人,家境小康,喜歡畫畫,跟哥哥開卡通創作室,並未即時踏上成功之路,生活拮据。美友托斯福給我說故事,某夜,和路迪士尼一杯咖啡、一根香煙,躲在閣樓畫室,苦苦思考如何打破僵局,忽聽到吱吱聲,有物在腳下挪動,一看是一隻黑老鼠,身材胖胖,蹦蹦跳跳,步伐輕盈如步華爾滋。和路迪士尼訝於一向為人討厭的老鼠,原來也有可愛處,靈機一觸,攤開畫紙,繪出了米奇老鼠的雛形,其後着色推諸市場,廣受歡迎,從此米奇老鼠成為兒童伴侶、成人恩物。(也有說法是和路迪士尼1928年坐火車回荷里活,車廂裏遇老鼠,創作了米奇老鼠。)

米奇老鼠既得到廣泛歡迎,和路迪士尼雄心大起,接連推出各類卡通人物,白雪公主、小矮人和小飛俠等,每種都是膾炙人口,但熱度均不如米奇老鼠。現代漫畫卡通變成動漫,日本執牛耳,洋洋自得,不可一世。漫畫之父手塚治虫的阿童木,日本人偶像,當然不錯,比起和路迪士尼,老實說,還是差了一個級別,日友細川不服氣,一夜,橫風驟雨,雨落地上,滴滴答答,撩人心胸,在居酒屋與我辯論,我不慌不忙地說出原因:「我們都知道老鼠是人類最討厭的動物,人人敬而遠之,甚至喜歡小動物的小孩們都不喜歡。對不對?」細川猛點頭:「是呀是呀!」呷了口清酒,往下再說:「可和路迪士尼卻把這個人人討厭的小動物,變成惹人憐愛的恩物,至今歷久不衰、聲名不墜,化腐朽為神奇,這不是偉大,是什麼?阿童木當然不錯,在某種意義上,比不上米奇老鼠!」一向傲慢的細川,今回沒話說了。舉起清酒對我說:「沈先生,一級棒,這張單子,我來結。來來,我們喝一杯,不要再說了!」臉上露出尷尬的神色。

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恭喜黃澤鋒和太太陳麗麗再任爹媽,58歲不是破了紀錄?澤鋒回答:「我知道屯門醫院最高紀錄是58歲,我們只是平紀錄。」麗麗8月22日生產了,坐月個多月非常精神,大讚家中有個「神隊友」照顧得體貼入微。澤鋒聞言笑了,「我負責入廚又八卦知道燉湯水最重要,補氣以黨參和蟲草粉最好,坐月如果坐足3個月最理想。其實我為膠皮,現在做得好,將來就會少病痛,省卻不少金錢啊!」

6歲的「小黃妃」知道何謂「魔鬼教練」,因為她目睹父親教游泳時好嚴厲,那麼教她的態度又如何?「好溫柔,嘻嘻。(怕生了妹妹會爭玩具?爹媽注意少了嗎?)沒有,因為妹妹比我小,爹媽應該愛錫多一點,我不會吃醋,因為我也錫妹妹,抱著她玩她的小手兒,現在正等待她長大和我一起捉迷藏。我有幫忙執片,臭屎,我贏過一面游泳金牌懂得閉氣,再戴上口罩一開便知道大便還是小便了。」

澤鋒和麗麗都是二婚,澤鋒坦言往昔因太自我,不理解前妻的感受而離異,也以為不會再婚,6年後,他們遇上了,一年後便結婚了。麗麗分享他們是網絡情緣,「其實我當時的婚姻也有問題,那是機緣巧合,我們好夾就走在同一條線,我那段婚姻同樣有十年了,沒有小朋友。」

爸爸告知小貴妃已取名黃熙喬,「是喬宏叔的喬,我希望她一樣的強壯。我們也領取了政府的2萬元生育獎勵金。有人認為生B責任好重大花費多,其實金錢不用在孩子身上,也可能用在其他事物上。我繼續Keep好身體,如果上天容許我做到90歲,我就會做到90歲,我

### 奇跡人生

以前那位外籍教練80歲了,依然在訓練英國國家隊,我應該比他強壯,我從沒想過會退休,做男人就是要養家。」

幸運的一對真的夢想成真可以為人父母,麗麗怎樣為他人打氣?「你們並不孤單,我們的成功是恩賜,之前也遇上不少失落。請放開心情可能會有奇跡出現,到時好好把握,如今這個世界不需要再躲起來那麼可憐,有我出了來,人人都可以開口說話了。萬一奇跡不出現,就要調節自己的心態,可能你的人生任務不是這一樣,正如我們當年想沒有孩子就當學生如子女一樣,將精神寄託上去,不要鑽牛角尖,將自己拉出來。」

澤鋒和麗麗多謝不少朋友的祝福,「曾經有外界不理解,但見我們這樣努力也變得支持,好感恩。我們定了11月23日辦百日宴,我們這年紀可以飲百日宴,多開心。」

有說人生就是來實現奇跡的,我想只要有承擔和勇氣,值得為自己追求更美好的人生,甚至為旁人帶來示範和希望。



黃澤鋒和太太麗麗再任爹媽,多謝大家的祝福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張燕峰

## 愛,唯有愛

也許,在那轉念之間,人生的諸多悲喜就此注定。

那是個人才匱乏的年代。他剛剛高中畢業,是十里八村少有的文化人。在他邁出校門扛着行李回到家的當天,鄉裏便派了人來,說文書的職位空缺。正當他滿懷憧憬地跟着來人進鄉裏報到時,住在窮山溝裏的親戚一腳踏進門來。

親戚進得門來,「撲通」一聲,把半袋地瓜擱在地上,一把扯住他的行李卷,急切地問:「你,你這是要去哪裏?」

當得知他要去鄉裏做文書,親戚的眼圈馬上紅了,7尺男子像個無助的婦人似的,抹着淚,邊絮絮叨叨:山裏窮,娃兒們唸書不容易,必須翻過兩座大山,山路崎嶇而險峻……前幾天就有兩個孩子在雨天下出了事……

一頭是鬧出農門,有遠大輝煌的前程;一頭是扎入深山,過艱苦的生活。生活竟然以這樣一道艱難的選擇題,殘酷地呈現在這個初出校門的年輕人面前,他一時難以抉擇,心沉甸甸的。

可說不清為什麼,那些從未謀面的山裏娃,一張張稚氣而模糊的臉龐,那一雙雙閃爍着對知識渴慕的眼睛卻亮晶晶的,像遠天的星星,在他的眼前不停地晃啊、晃啊……

最後,他隨着親戚來到了大山深處。儘管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,他還是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:山地貧瘠,莊稼稀疏,孱弱不堪;山路狹窄,坑坑窪窪,布滿石頭;石頭屋又矮又狹窄,大人和孩子們都穿着打補丁的衣服。

像長了翅膀一樣,他到來的消息在小山村裏飛來飛去,不到一支煙的工夫,熱情純樸的山民就把親戚家擠了個水洩不通。大人們說着熱辣辣的話語,孩子們不再嬉笑,爭着擠到他面前,脆生生

地叫「老師」。聽着那一聲聲「老師」,他的心像被什麼東西溫柔地擊中,一下子醉了。

第二天,他就開始上課了。這是一群怎樣的學生啊,大的有十五六歲,小的有七八歲,大的肩頭還背着四五歲的小孩,小的懷裏還抱着更小的。他從中文拼音開始教起,反反覆覆,一絲不苟。看着孩子們不厭其煩認真學習,他心中的欣慰化作了一股潺潺流淌的小溪,叮叮咚咚地唱起了歌。沒有教材,他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自己編寫,編那些朗朗上口的兒歌,或者寫一些淺顯易懂的文章。

放假的時候,幾經周折,他買來了新教材。從此,他一板一眼地給孩子們上了課,簡陋的校園裏書聲琅琅,給寂靜的山村帶來了活力和希望。

一晃幾年過去了,他教的孩子們雖只上了四五年學,而大一些的竟完全達到了初中生水準,於是他鼓勵孩子們參加中考,居然個個都考上了高中。整個小村都沸騰了!

為了表示感激,山民們送來了幾個煮熟的雞蛋,有的提來了滿滿一籃核桃,有的端來一碗熱騰騰的麵條……

白髮蒼蒼的老村長抖擻鬚鬚,顛顛巍巍地說:「孩子,你就是我們全村的恩人啊!」說着向他深深鞠躬,全村的老少男女也齊刷刷地給他三鞠躬。看着一張張蒼老的、年輕的、稚嫩的面孔,他哭了,當然不是出於悲傷。

時間如山間流水,潺潺流淌,向不知名的遠方流去。轉眼間他就到了結婚的年齡,老父親三番五次上山,逼他回去娶妻生子,過平凡的小日子。他拗不過,趁放假的時候,才回了一趟家,娶了媳婦,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

可是一開學,他就像得到了神秘的召喚似的,全然不顧念新婚妻子的眼淚,不顧白髮爹娘的勸阻,又一頭扎進了大山深處。

由於山裏氣候潮濕,他得了嚴重的風濕病。妻子哀哀地哭着求他回家治病,父母老淚縱橫,跪着求他離開這裏,村民們也紛紛勸他回去養病,可他說:「我走了,山裏的孩子們咋辦?孩子們不能不上學,不能不讀書啊!」

放假的時候他才走出大山,到縣城醫院看病,但是效果也不太好,又是幾年過去了,爹娘去世,他便很少回去了,甚至連放假也留在山裏。入夜的時候,大人們便常常聽到他的笛聲,幽咽婉轉,如同曠野的山風那樣,聽了讓人不禁心思沉沉。可是,第二天,他又陽光燦爛地站在講台上。

他把全部的心血都傾注在教書上。孩子們沒有本了,都是他出錢來買;誰家的老人生病了,他也幫一把;誰家的孩子交不起學費了,他就用自己的錢墊着。20年的時光說來漫長,其實也就彈指一揮間。當年風華正茂的青年,成了步履蹣跚的垂垂老者,如一棵漸漸枯萎的老樹一樣,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,他已經無力勝任教學工作。雖然山民們一再挽留他,說家家戶戶輪流照顧他,為他養老送終。奈何他去意堅定如鐵,最後他執意回到了那個徒具形式的家。

聽說回家的第二年他便去世了,他一生沒有子嗣,沒有積蓄,一直是個代課教師。可他為小山村培養出了16名大學生、20多名中專生。

他的墳頭總有一束束潔白的菊花,寄託着人們濃濃的感恩與懷念。是啊!這個世界上,有什麼辭彙能闡釋他這一生?愛,唯有愛!



點滴

陳復生

曾幾何時,中秋提燈、賞燈、賞花、吃月餅、品水果、一家人團圓聚餐……是兒時的重要節慶活動。也聽長輩們提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甚為盛行的「月餅會」:由於戰後經濟環境艱困,一次性購買昂貴月餅有經濟壓力,「月餅會」變得非常盛行,據說一份「月餅會」有10盒月餅,成為許多家庭解決中秋送禮問題的方式,酒樓和餅家也加入推行,更會贈送額外禮品來吸引顧客。

到了1990年代,社會開始富庶,供「月餅會」的文化漸漸淡化。取而代之是「月餅券」預售的出現,反正,中秋月餅已不僅是節慶團圓的象徵,更是推動消費的重要商品。

各適其適的不同口味,配上五花八門的設計,包裝越見隆重華麗,今年收到的一些禮品,除內藏大小味道不一的月餅外,還附有茶葉和精緻的電子轉燈——可在調暗燈光的空间內欣賞,如幻影般上下四周流動,竟有點沉浸式感覺,慨嘆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。

而月餅已經漸漸淪為配角,尤其年輕一代,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月餅油膩,不健康……只會象徵式吃上一口,甚或敬而遠之!其實,現代的月餅,尤其是「港

### 月餅文化

式月餅」,已進化得十分健康:用上植物油(不用豬油),減糖少甜,沒防腐劑,緊貼年輕人潮流口味,開心果、流心朱古力、流心奶皇、紫薯燕麥、綠茶冰皮等,應有盡有,但我獨愛傳統的蛋黃蓮蓉和素食的陳皮豆沙。

關於月餅的淵源,其中最廣為流傳的是與元末朱元璋反抗元朝的起義有關,小時候,曾讀到課本上說:「當年劉伯溫將『八月十五殺鞏子』的紙條藏在月餅中分送給義軍,以此作為聯絡訊息的信物,後來便發展出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。」月餅最初是祭拜月神的供品,最早的文獻記載則在南宋時期。

時至今日,月餅的寓意主要在於團圓和美滿。其圓潤的形狀象徵着圓滿的月亮,寄託着人們對家人團聚、家庭和睦的美好願望。月餅在傳統文化中還承載着對親友的祝福(表達心意的禮物),代表着大家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



中秋吃月餅。 作者供圖



浮生樂與路

路美

在浮華喧囂的娛樂時代,我們總習慣通過鏡頭和報道定義一個人。2008年盛夏的尖沙咀,我作為小電台DJ,在奢侈品牌水晶吊燈下,終於明白所謂「人設」背後,藏着我們從未想過的真實。

那天謝靈鋒因內地趕場延誤一個半小時,店內媒體焦躁地查看時間,品牌公關不斷打電話,我靠在玻璃展櫃上,已準備向電台解釋無法完成專訪。這時穿着西裝的謝靈鋒被一群保鏢擁着出現,卻徑直穿越人群來到我面前。他準確地叫出我的電台名稱,緊握我的手說:「真的對不起,要你們等這麼久。再給我一小時完成儀式後,我第一個接受你的訪問。」他眼底歉疚如此真實,手心的溫度透過肌膚傳遞,完全不像需要討好小媒體的當紅巨星。

隨後的開業儀式上,他專業完成所有流程,但每次目光掃過媒體區都會對我微微頷首。最終他果

### 遲到的尊重

然拒絕各大電視台的優先邀請,率先走向我的咪高峰。15分鐘的訪問裏,他的目光始終與我保持接觸,每個回答都充滿細節與誠意,甚至主動延長訪問時間。

離開時,他對我說:「電台需要好內容,你們做得很好。」後來才知,他特意向工作人員查詢了到場媒體名單,記住了每個媒體特點。這種對所有人的平等尊重,不是公關腳本上的表演,而是根植於骨子裏的教養。

我們總戴着有色眼鏡看待名人,認為謙遜是人設,禮貌是作秀。但謝靈鋒用這個細節讓我明白:不要相信傳言,一定要相信眼見為實。真正的品格永遠展現在無人注視時的舉動,體現在對待小人物的態度上。

在這個充斥表演的時代,我們更應該相信那些鏡頭之外的細微瞬間。謝靈鋒教會我的,不僅是如何做好藝人,更是如何做有溫度的人——真正的尊重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,而是平行視角的將心比心。



文公子的筆記

文公子

### 機場百周年

文公子生於農曆八月十六,是法定公眾假期,因此常笑言全港放假一天為文公子賀壽。但原來放假在翌日而非中秋節正日,是有典故的,事關文公子就讀的中學辦學團體天主教慈幼會。

據慈幼會修院社交媒體所載,院長斐林豐神父口述,以往香港是中秋節正日放假的,但到第二天同學們上課時都感到困倦,因為中秋節傳統在晚上賞月,也有學生賞月後才開始做功課。直至凌晨才入睡,第二天自然沒精神上課。有見及此,當時服務於慈幼英文學校的文啟明神父(Fr Vincent Randi)致函政府教育司署,建議將中秋節假期由正日改為翌日。結果政府接納意見,由1968年起,中秋節的法定假期正式改為翌日。

文公子4歲左右,就搬到土灣區居住直至

今日。家母常帶我家兄弟到九龍城探訪五叔婆,然後一起到區內酒樓午膳。當時,在啟德機場對面的太子道有數間酒樓,其中一間名為多爵,就是我們和五叔婆的「飯堂」。

當年,機場尚在九龍城,航班升降頻仍,飛機聲震耳欲聾,飛過時就要掩耳以避。站在街頭,只要抬頭,就很易見到眼中愈變愈大的機體劃破青空,也會見到在機底慢慢放下大車輪。文公子有時會到宋皇臺公園附近,觀賞飛機由遠而近降落跑道,以獅子山和維多利亞港為背景,組成一輯很壯觀的連環圖。

由於不少遊客上機前,都會在九龍城「醫肚」,因此區內酒樓和各式美食都頗多選擇。後來機場遷往赤鱗角,九龍城亦開始轉型。但見傳統酒樓一間一間地消失,現時則集中在商場經營;九龍城轉而成為小泰

國、潮州城,泰國菜和潮州菜名店林立,加上多間火鍋店、清真美食和老字號飯店如地茂閣、路邊雞等等,形成了很有特色的美食天堂。

啟德機場今年踏入一百周年。1925年的大年初一,當時仍未建設成正式機場的啟德,首次有正式飛行紀錄,標誌香港航空史的起點。旨在透過文化主題和特色路線,吸引遊客深入探索九龍城的歷史、文化與美食之「龍城深度遊」,已於9月26日展開。九龍城民政處聯同市區重建局推出紙本探索地圖和「龍城深度遊」主題網頁,圍繞的6大主題中,就有「機場歲月」,回顧啟德機場的輝煌時代與周邊故事;其他主題則包括「城寨追憶」、「泰國風情」、「潮州滋味」、「歷史追憶」和「光影印記」等,為大家娓娓道來有深度、溫度和香港味道的龍城故事。